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第五十三回 老糊塗回回鑽圈套 小滑頭處處騙金錢

去娘見了七太太，心中頗為吃驚，暗說不好，此婦乃是匡老爺的親戚，與匡太太素有來往，緣何也在這裡？自己和她見面不趕緊，若被她告訴了匡老爺或是太太，與自身豈不大有關係。幸虧她足智多謀，眉頭一皺，早已計上心來，假意向門內望了一望，道聲：「阿喲，走錯人家了。」當即回身退出，見那部黃包車還在門口，便抱怨那車夫道：「我叫你到老旗昌，你為何拖我到馬立師來了。」偏偏這車夫是個硬漢，聽了不服道：「你明明叫我到馬立師還告訴我們牌號碼，這裡一些不錯，何嘗說什麼老旗昌。」雲娘不理會他，跨上車說：「你拖我到老旗昌，我再加你車錢就是。」車夫拉起車，口中還唧咕道：「自己說不明白，還要怪別人聽錯呢。」雲娘催他快跑，車夫方不言語。講到周七太太，也是絕頂聰明人物，見雲娘慌張掩飾之狀，更顯得情虛矯作，心想她見了我這般害怕，一定因姘識著漫遊的緣故，心中愈覺惹氣，當時欲縮進去和漫遊淘氣，猛一轉念，男人吃醋，也只有男和男相鬥，沒有惹動相識婦女的，我又何須得罪漫遊，不如設法單收拾韋家那個淫婦便了。因即回轉家內，命娘姨往匡公館，問問老爺還在上海不？在不多時娘姨回來報說，匡老爺今天已動身往北京去了。七太太暗付對了，若是匡老爺在上海，那淫婦決不敢這般放肆的。但她既有這柄落在我的眼內，我又焉能輕易饒她過門。匡老爺雖不在上海，我就告訴匡太太也是一樣。料想吃醋之心，人人都有，匡太太也未必見得歡喜這個淫婦。將來她老爺回來時，一定將此話間接傳入他的耳內。聽說匡老爺醋心最重，若知此事，包管那淫婦有一番受用了。七太太想著，便問娘姨：「你到匡公館，可曾見他們太太？」娘姨回說見過了。七太太又問：「她可有什麼話講？」娘姨道：「她問我找老爺甚事？又說你家太太，已多時沒到這裡來了，你回去帶信，請她沒事到我家來談談，別無他話。」七太太點頭說：「我正想到她那裡去呢，好在她家和我家相距不遠，你扶著我步行過去罷。」娘姨領命，扶著七太太步行到匡公館。匡太太接見說：「姑奶奶，你緣何許久未到我這裡來了？」原來七太太的母家，與匡氏親戚，故而有此稱呼。七太太笑答道：「我久欲來望望你們，實因家事忙得一刻兒閒工夫都沒有。今天因想帶一件東西，送給北京一門親戚，故打發娘姨到此問問，如這裡老爺沒動身，就托他順便帶去。不意他恰在今天走了。」匡太太道：「原是哪，他本還欲多耽擱幾時，因接著北京部裡打來一封電報，催他進京，所以不得不提早動身了。」七太太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又對匡太太面上端詳多時，說：「幾個月沒見你，你近來臉上又消瘦多了。」匡太太自己摸摸兩腮道：「何嘗不是。」七太太接著說：「大約又是那邊姨太太惹你受氣的緣故。」匡太太拍手道：「照啊！我那一天沒被她毒死，終算萬幸，現在我還生著，她已想把老爺獨霸，老爺不到她那裡去便罷，一到她那裡，她就整天整夜的纏住著不放，必待我這裡打發人去叫喚了四五次，她自覺有些過意不去了。始肯放老爺回來。這般淫婦，老爺還當她寶貝似的，在我面前常稱贊她，能持家，肯耐勞，又省儉，又賢慧，我愈討厭，他愈說得起勁，真教人聽了，頭腦子也漲破的。」

七太太笑道：「大約她的迷功不弱，所以把老爺迷昏了。」匡太太嘆喟一笑。七太太又道：「說句笑話，這裡老爺出門的日子多，差不多常要兩三個月始回家一趟，難為她在家倒守得住寂寞，卻也難得。」匡太太道：「你別癡了，焉知她不背地裡偷漢。據說從前她在蘇州，還沒出嫁，就和一個唱戲的姘上了。常言說：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。到此時怎改得脫她淫賤的本性，惜乎沒人肯替她調查罷了。」七太太道：「有人見他常到一個做新戲的王漫遊家去，不知為著何故？」匡太太驚道：「此話當真嗎？誰見她的？」七太太道：「是我家那個梳頭的娘姨見的，便是我自己也曾見過他幾回。適才我由別處買東西回來，打從馬立師經過，又見她在王漫遊家門首付黃包車錢，大約才由車上下來，還沒進門呢。」

匡太太聽說，拍案道：「是了是了，怪不道別人告訴我，見她在新戲館看戲。我對老爺說了，老爺常還幫她分辯，說她一天到晚，從不出門，想必是他們看錯了人。照你這般說，可見她一定姘著個唱新戲的無疑。這句話我非得寫信告訴老爺不可。」七太太假意相勸道：「這個你決決使不得的，若被老爺知道，豈不要鬧出大亂子來麼！」

匡太太銜恨雲娘已久，只苦沒法收拾她，今天既得這樣一個絕好題目，怎肯輕易放手，故而面子上雖答應七太太不寫信，待她一走，立刻教兒子寫信給老子，將七太太所告訴的一片話，和盤寫上，雙掛寫寄往北京。這邊匡太太用全力對付雲娘，那邊雲娘還糊裡塗塗，由馬立師脫身回家，自以為划策很妙，圓七太太決不致看出她的破綻。當日天敏向他要錢時，只告訴他馬師房屋是自己所住，並沒對她說明還有漫遊的股本，故她至今猶當是天敏獨借的住宅。暗想周七太太因何打從天敏屋子中出來？看來大約天敏因久不能到我這裡來，不耐孤獨，又和周七太太相識。明明自己口中的肉，被她搶了去，心中不免妒恨。但想到做新戲的，惹草拈花，也決不止只相識一個婦人，就加上一個七太太，也無妨礙。不過那邊有了她，我就不能前去。化五百塊錢買了木器傢伙，連屁股都不能搭一搭，豈不是椿苦事。怎奈自己的境地實逼處此，令人無法可施，只得到她妹子處托漫遊帶信，請天敏來家。其時正值天敏在男堂子中應接不暇，一面還須敷衍媚月閣，那裡還肯撥冗前來應酬這個窮鬼。雲娘等了幾天，見天敏未來，又往織娘處再托漫遊寄信。漫遊本與天敏抱著一般宗旨，明曉得不來的緣故，當面雖不便說，背後卻將天敏因嫌雲娘無錢，因此不肯前來等情，告訴織娘。織娘恐觸她姊姊的忌諱，也不敢當面說破，卻還兜轉用話諷勸雲娘。不必再這般著迷。

不意雲娘執迷不悟，仍一廂情願的要請天敏到她家去。初還隔幾天，後來竟天天到她妹子家催逼。逼得漫遊、織娘二人無可奈何，只得催問由她催問，天天含糊答應，讓她自己知厭而罷。果然雲娘見費了半月工夫，仍請不到天敏來家，知已絕望，便又改變宗旨，天天拖她妹子同往民暎社看戲。織娘因自己也要看漫遊的戲，故此歡然願往。這時候北京匡老爺早已接到他夫人的來信，心中大為震怒，恨不得立刻趕回上海來，教訓雲娘。無奈他部中公事，因他離京多日，壓積如山，不來猶可，既來之後，可就抽身不脫。待他草草辦畢公事，已耽擱半月有餘。匡老爺歸心似箭，平時他每逢回家的前頭，必須寫信通知上海兩面家內。這回也來不及寫信，急急請了假，趁火車遄回上海，先到他自己公館內。匡太太見了他，頗為吃驚說：「你去得沒有幾時，又趕回來則甚？」匡老爺氣憤憤的說：「自然有事，我問你，那天你寫給我的信，是真話還是假話？」匡太太道：「自然是真的，你若不信，可以請周七太太前來對質。」當下令娘姨去請周七太太，七太太自來人口中詢悉，匡老爺接著他太太的信，由京中趕回來，請他去有話問，情知那天的話兒發作，有心不去，對人說：「你回去上復你家老爺太太，說我說的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那天是我心直口快，告訴了你家太太一句話，其實這種事，上海灘上盡多，勸老爺不必惹氣，看破兒些就好了。我現在還有別事，不能到你公館中來。改日再來拜望你家老爺太太便了。」娘姨依話回復，匡太太聽了，很覺得意，笑向匡老爺道：「何如他教你看破些兒，你就依他的說話，看破些兒罷。橫豎烏龜只做一遭的。」

匡老爺愈加冒火道：「放屁之至！他可以看破，我倒看不破。」一邊說，一邊跳起身，便欲到雲娘處去施威。匡太太一把將他拖住道：「你此時去不得。」匡老爺怒道：「如何去不得？」匡太太道：「現在時候甚早，他在家內還沒打扮定當，你去了，她拼著一天不出門，將從前一切事，都賴乾淨了。你又沒抓著她的憑據，到時候反奈何她不得。還不如索性等到晚間去的好。聽人說，她這幾天沒一夜不在民暎社看新戲，你到家找她不著，再往民暎社，當場中她回來，那時料她不能再抵賴了。」匡老爺依他太太的主意，在家吃過晚飯，又捱了好一會，始往雲娘處。果然不出匡太太所料，雲娘已不在家。在先匡老爺回上海，必先發信通知雲娘，雲娘接到他的信，算定他在那一天回來，預先將華麗裝飾和時式衣服藏過了，扮作樸實模樣，跬步不出，在家接待匡老爺。這回猝不及防，家中一切都沒佈置，自己也濃妝豔抹，同著她妹子到民暎社看戲去了。家內留守的娘姨，見匡老爺突如其來，不覺大驚失色。匡老爺不見雲娘，怒問奶奶何往？娘姨急中生智，回言奶奶到卡德路倪公館去了。這倪公館便是倪俊人的公館，他姨太太與雲娘素有來往，匡老爺知道俊人是上海的闊人，故而並不禁雲娘與他交往。娘姨深恐匡老爺知道雲娘去看新戲發怒，只得將他推托。匡老爺雖經他夫人教導，令他若在家中找不著雲娘，便往民暎社捉拿，今聞娘姨說他到倪公館去的，竟把他預定秩序單打亂，

一想往倪公館也在情理之中，休趕往民暝社白跑一趟，倒也很犯不著。遂即另換方針徑往卡德路倪公館找尋雲娘。這天恰值他家小孩子有病，俊人同他姨太太將孩子哄睡著了，夫妻兩個，默默相對，連大氣也不敢出一個，恐將孩子驚醒。匡老爺一到那邊，把大門播得山響。俊人勃然大怒，開樓窗問是那個？匡老爺隔著門說：「請問一聲，匡家的奶奶可在這裡？」

俊人惡聲報了沒有兩字，便要緊去看兒子曾否被他驚醒，沒工夫理會門外的人，也不管來者是誰。匡老爺在門外等了一會，見裡面沒人出來開他。沒有之外，也不聞別種回話。心知雲娘不在裡面，暗說我上了娘姨的當了，他一定仍在民暝社看戲。當又僱車趕往民暝社，上樓一尋，只見織娘一人，獨坐在包廂中，四週並無雲娘的蹤跡。原來匡老爺往卡德路倪公館時，雲娘的姨娘，也趕到民暝社向主人報信，說老爺不知怎的突然回來，找尋奶奶，我告訴他奶奶到卡德路倪公館去了，他又氣忿忿的出去，大約是往卡德路去的。雲娘得報，慌了手腳。織娘教她趕快回去，只消咬定在卡德路倪公館就是。雲娘匆匆與娘姨去不多時，匡老爺自己也到戲館。織娘見了他，即忙起身招呼。匡老爺問他：「你姊姊何在？」織娘假作詫異之色說道：「她沒說來看戲埃我日前聽她說，今兒要到卡德路倪公館去呢。」

匡老爺聞說，如入五里霧中，心中迷迷糊糊，暗想倪公館明明回我不在，緣何她妹子又說在倪公館，即使家中的娘姨哄我，她妹子不該無端哄我。而且世間也斷無這般巧事，兩個人說謊，恰說得一般，都說倪公館的，大約那邊纏誤，或是我自己聽錯了。當下出了戲館，又坐車趕回卡德路，再敲倪公館的門，仍問匡家奶奶在不在？俊人很為詫異，說：「他家因何一夜之間，連來問了兩次。」

繼又詢知來者乃是匡老爺自己，忙邀他裡面請坐。匡老爺道：「賤內既不在此，我也不必進來了。」說罷也不等他們出來開門，急急坐車回去。時候匡老他怒氣填胸，準備回家先將娘姨出氣，再和雲娘搗蛋。不意一到家中，見雲娘仍舊和往常一般，粗服亂頭，與娘姨二人同坐在燈光底下做活計，匡老爺不覺呆了一呆，問她你適才究在哪裡？雲娘故作瀟灑自如的模樣，答道：「我今兒又沒梳頭，焉能上哪裡去，適才只往卡德路倪公館去了一趟，未及一刻鐘，就回來了。」匡老爺怒道：「胡說，剛才我親自到倪公館去問過兩回，親耳朵聽見他老爺親口告訴我，你不在那邊，你還要哄我則甚？」雲娘反問他：「你什麼時候去的？」匡老爺道：「自這裡一出去，就到那邊，臨回來又到那邊，共去兩次。」雲娘道：「大約你去的時候，我已出來了，所以回你不在。」娘姨插口說：「果然老爺出去不到十分鐘，奶奶就回來了，你二人大約在路上相錯。」匡老爺搖頭道：「也不像。我沒聽得他家老爺提起你到他那裡去過這句話。」雲娘說道：「我往倪公館，原是找尋他家奶奶，又不找尋他家老爺。我走的時候，倪老爺還沒回來，焉知他不是同你一般，也在我走後始到家，怎曉我得去過呢！」

匡老爺被她駁得無言可答，說道：「你此時休得花言巧語，橫豎倪公館並不遠在別省，我們兩個不妨同去對質，究經去過沒去過，一問之下，不難水落石出。」雲娘聽他說要對質，不覺著起慌來，但若回說不去，明顯出自己情虛，去了又恐露出馬腳，心中頗為忐忑。又見匡老爺辭色甚厲，料想不去不興的，只得硬著頭皮，答應說對質最好。匡老爺逼她馬上就走，雲娘也不及更衣，隨他丈夫第三次到卡德路倪公館。這回敲門，可把俊人夫婦弄得駭怪萬分，先教娘姨開了門，俊人和他太太，都伏在樓窗口向下望著雲娘一跨進門，抬頭望見姨太太，也不等匡老爺開口，高聲說：「姊姊，我適才可到這裡來的？還有一隻挖耳，忘卻在你房內梳妝台上呢。」姨太太聽她這般說，心知其中必有緣故，也就順著她的口氣說：「果然有的，你這枝挖耳，我已替你藏著，預備明兒著人送還你，現在你自己來更好了。」

雲娘道：「這倒不打緊，皆因我家老爺，因疑心我不知我往那裡去的，他說已到這裡問過，這裡老爺回他我沒有來，不是我走的時候，這裡老爺還沒回家，大約他因沒曉得我來過這段事，所以回他未來，我家老爺，就鄭重其事教我回來對質了。」說罷，呵呵一陣笑。姨太太也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怪道你家老爺，連來問了兩次，我家老爺委實才回來得不多時。他因沒遇見你，所以胡亂對答。我曉得了，正在抱怨他呢。講到俊人因孩子有病，已整天沒有出門，聽他們這般說，曉得自己一言之微，關係很大，不得不和他們的調道：「果然我剛由外間回來，適才匡先生來尋他奶奶，我因眼前不見，故回他沒來，又誰知她早來過的呢，得罪之至，二位裡面請坐罷。」

匡老爺聽他們一問一答，自己站立旁邊，竟插不進半句話，再加俊人幫上一句，雲娘更理由充足，索性一語不發，進去坐了一會。倪姨太太又不知哪裡弄了一枝鍍金挖耳，遞給雲娘，雲娘道聲謝，匡老爺也道聲擾，兩個人一同告辭回家。匡老爺意欲回自己公館，雲娘不許，留他住了一宵。次日匡老爺回公館，匡太太問他你去了一夜，將那淫婦辦得怎麼樣了？匡老爺只是搖頭。經不起他太太再三盤問，匡老爺始把一情一節，告訴他知道。匡太太頗為著惱說：「你枉活了這一把年紀，連當面被她掉槍花都看不出，虧你還有甚面目回來見我。」

匡老爺仍不相信，以為他太太一定因吃醋的緣故，故此硬說雲娘看戲，就此一笑而罷。合該雲娘今天免不了一場口舌。匡老爺因京中衣裳不夠穿，意欲將雲娘處存的皮衣，拿出幾件改做。不意開箱一檢點，缺少兩件最值錢的青種羊、鍍獼猴袍套，匡老爺大驚，盤問雲娘，始知為她當脫了。匡老爺問她，因何當衣服？雲娘說因錢不夠用，故此不得不將衣服典質。匡老爺大怒道：「我每月給你一百塊錢，你這裡又沒多大開消，怎的還不夠用，看來你一定在外看戲浪費，從今以後，無事不許你出門。就我不在上海，我也教那邊派人監守著你。倘你不聽我的說話，私自出去，或招混帳人來家，將來被我查出，休得怪我無情。」說罷怒氣勃勃。雲娘聽了一片話，後來果然不敢常出去看戲，也不敢再托漫遊邀天敏來家，天敏耳旁遂也清靜不少，因此正可盡心竭力，經營男堂子，作那迎新送舊的勾當。

此事本瞞著媚月閣，後來竟被她偵悉有此一處所在，向天敏詰問，天敏從實說，實為金錢主義，別無他故。媚月閣原是堂子出身，熟悉此中三昧。聽他所說辦法，也合於堂子性質，頗贊他們善作投機事業，故而並不反對。自此閒來沒事，也同二三小姊妹，前去牌遊玩。天敏好生得意，該是他豔福無窮。周七太太有個女朋友，叫做吳四奶奶的，又看中意了他。這吳四奶奶也是半老佳人，相貌還不及周七太太，而且煙癮極深，每日須吸四五錢鴉片煙，把身子燒得只剩皮骨。然而她的裝飾，卻比周七太太更為考究。黃豆大的珠鍊，扁豆大的金剛鑽戒指，白果大的湖珠手鐲，就這幾樣，已值萬金，她卻天天帶在身上，似乎不甚希罕一般。來去都是馬車，闊綽異常。照她的排場看來，其人家中，至少也得有百萬家財，方能如此揮霍。其實卻不然，他丈夫也不是大官闊老，從前曾在新衙門當過幾年差使，名字就叫吳四，現已告歸林下，手中雖略有幾個錢，也萬萬襯不起他奶奶這副排場他這位奶奶還是十年前所娶，那時吳四還未發跡，奶奶也吃著生意飯，在青樓中頗有名氣，不過風塵十載，鳥倦知還，心中已存著擇人而字這條念頭。她見吳四後生有為，暗下頗為屬意。但吳四因自己財力不足，還未敢存一線希望。倒是奶奶自己遊說上去，告訴吳四，說願意跟他。吳四喜從天降，只因家有大婦，深恐他不甘做小，心中頗為躊躇。不意奶奶並不以名分為嫌，只要求和大婦分居，以免口舌。吳四一口應允，自此一樁好事，居然成就。

奶奶還帶得許多金銀首飾過來，吳四人財兩得，適意無比。只有一樁不滿意處，就是這位奶奶太好揮霍，又喜歡吸鴉片煙，每日供給她一個人的用途，極少非三百金不可。但她用的都是自己帶來的錢，而且吳四有時周轉不靈，還須向他奶奶調頭，故而只可眼望她揮霍，不敢勸她節省用途。後來吳四逐漸發跡，步步升高，他奶奶卻逐漸退縮，不但現款用完，連首飾也敗落不少，只剩現在餘存的幾件，因日常帶在身畔，顏面有關，寧窮不肯變賣。吳四念她是患難之交，所有她一切吸煙看戲坐馬車諸般費用，都由自己承當，不過有時勸她可省的略省些。無如他奶奶揮霍慣了，覺得這幾件都是罷不得的正經，沒一件可以省得，因此把他的勸告，當作耳邊風不作理會，吳四竟奈何她不得。這是他家中實情。至於吳四奶奶的外場面，誰不當她是一位富家的太太。便是她幾個女朋友，交好如周七太太，也不知她內裡這般損壞據，時常陪著她，同往漫遊處打牌消遣。這天只吳四奶奶、周七太太二人在彼又麻雀，還少兩腳，七太太便拖漫遊、天敏二人入局，又的是一百元底么二，共打了八圈莊。因未出大牌，四奶奶贏了三十餘元，餘三家都輸了。四奶奶便拿二十元作頭，餘下十多元一併賞了下人。天敏還和他第一次打牌，見她出手這般闊，心中暗暗吃驚。又

看她一身妝束，已知她手中著實有錢，料比媚月閣還勝幾倍。雖然年貌不如，但有了金錢，便可掩卻百丑。

常言黃金美人，可知黃金比美人尤高。因此他存心轉吳四奶奶的念頭。豈知吳四奶奶也因看中意天敏，有心在他面前裝闊，一則是贏錢，二則為數有限，落得一介不取，教天敏說她一句慷慨。兩個人都是有心，可惜當時做書的不在旁邊，不然，只消向他兩方面說明白了，也可免卻他二人許多做作。當下天敏對周太太道：「二位常在這裡打牌，照顧我們下人不少頭錢，我們還得略盡地主之誼，今兒我意欲作個小東，請你二位到跑馬廳一品香吃頓大菜，不知二位可肯賞光？」周太太問吳四奶奶意思怎樣？吳四奶奶笑說：「你去我自然也去了。」天敏大喜道：「如此我同老二先到一品香候你們了。」

七太太答道可以。天敏遂拖著漫遊先走，七太太因和四奶奶須揩面掠鬢，抹粉涂脂，故又耽擱了半點鐘時候。講到花粉等類，乃是男子堂子常備的材料，以便一班女嫖客應用，而且採辦的都是極上品之貨。周、吳兩位，都修飾得香噴噴的出來。坐上馬車，不多時已到跑馬廳一品香門首。裘、王二人已等候多時，在洋台上見她們來了，既忙舉手招呼。周、吳含笑上樓，在她二人未來時，漫遊也勸天敏勾搭吳四奶奶，並告訴他，自己認得了周太太，得她多少好處，只吃得幾餐飯，就給了我八百塊錢，這是你曉得的。近來又答應買一部包車給我，至多十天八天，就可以看我換新包車坐了。我看吳四奶奶的場面，也不在周太太之下。據說她丈夫從前也是做官的，現在手中著實有幾個造孽錢。不講別的，就看她適才又麻雀那般出手，已可知道。常言機會難逢，不可錯過。」

天敏聽他說話，暗合己意，也就微笑不言。此時見她們來了，敢不竭誠招待。吳四奶奶落落大方，一個人在客位上坐了。周太太和漫遊並坐，天敏坐在主位，恰和四奶奶搭角。西崽送上菜單，天敏慇懃請四奶奶點菜。四奶奶問七太太吃什麼？七太太笑說：「你內行些，就你代我點了罷，只消不用牛肉就是。」四奶奶道：「我也不吃牛肉的，我們倆吃一色的罷。」隨即報了三個菜名，天敏寫上，請她再添幾樣。四奶奶搖頭道：「我不能再吃了，或者七太太還須多些。」七太太忙道：「我三樣菜也夠了，你自己再點罷。」天敏笑道：「不怕你們見笑，我們吃大菜，總得吃六七道。」說著，自己點了七道菜。漫遊也寫了六樣。七太太笑他們都是飯袋，天敏笑道：「何止飯袋，還是酒囊呢。請問二位吃什麼酒？弄兩杯薄荷酒可好？」七太太搖頭道：「冷天還吃薄荷酒，怕不把牙齒凍落了嗎，我吃一杯口利沙罷。」四奶奶卻要葡萄酒。天敏、漫遊都是白蘭地酒。酒來之後，又等一會，始送上湯來。本來吃大菜，等菜的時候實比吃菜的時候為多。漫遊口中閒著，便唧唧噥噥和周太太說話。天敏借著取笑他兩人為由，笑向吳四奶奶道：「他們夫妻兩個，不知哪裡來的這許多話，丟我二人冷清清的，不如你我二人，也隨便講講話罷。」此話說得很低，漫遊等都沒聽見，但四奶奶卻聽得真是真切，當時斜向天敏看了一眼，忽又低下頭，吐哧一笑。天敏見此情形，焉肯放鬆，更逼緊一句道：「這是我一廂情願的話，不知你奶奶可肯賞光，和我說一句話兒？」四奶奶聞言，舉目對天敏望了一望，低聲說：「你不想我大菜也吃你的了，難道還不肯和你說話嗎！」天敏聽了，好生得意，忙道：「如此好極了。請問奶奶的公館，不是在北京路嗎？」四奶奶道：「正是。」天敏又道：「府上老爺的大號，我從前曾聽人說起，現在又忘了，不知奶奶可能告訴我是那兩個字？」

吳四奶奶知道這是天敏冒他的說話，因她在外間常欲冒充官太太，不肯輕將丈夫的名字告訴人，便在姊妹面前，可秘密處，也守著秘密，料天敏無從得知，便又笑了一笑道：「我也不知是哪兩個字，隔幾天再告訴你罷。」天敏知道自己的資格，還夠不到問他丈夫名字，便不敢再問。恰巧第二道菜送來，將四人的說話一齊打斷，吃完菜，漫遊、七太太又復開講。天敏也問四奶奶，幾時可許我到你公館中瞻仰瞻仰。四奶奶想了一想道：「那恐未便。因我們老爺不時到那裡去的，他是官中人，最有顏面，見了你，恐有未便，還是我自己出來，橫豎他不能管我。」天敏道：「你出來最好。不過我那邊人頭太雜，講話不免有旁人竊聽，最好明兒仍到這裡吃大菜，依舊是我作東，不知你可肯賞光？」四奶奶悄悄向七太太等努努嘴，低聲道：「有他們嗎？」天敏搖搖頭。四奶奶點頭道：「好，仍是這個時候便了。」

約定之後，又隨意問答了些閒話，四奶奶因喝了杯葡萄酒，略有幾分醉意，時向天敏橫飛媚眼，天敏看了她的年紀，頗覺有些憎嫌，想起她的洋錢，又不覺愛情勃發，也常微笑答她眼風。兩下一來一往，真和無線電一般神速。彼此都不比先前那般方正，言語間漸涉戲謔。幸虧對座的七太太、漫遊二人也說笑正歡，兩方面渾搭渾渾，到大菜吃完，天敏簽字寫賬，另拿一塊錢賞了西崽，出大菜館。裘、王到民稟社上台做戲，周、吳也到那裡登樓看戲。直看到他二人下了台，始分道揚鑣，各回公館。次日傍晚，天敏先對漫遊說明，昨夜約吳四奶奶，今兒仍在一品香吃大菜，已蒙答應，現在我預備前去會她。少停你見了周太太，暫勿告訴她這句話，因恐事或不成，被她笑話。漫遊答應了，並賀天敏馬到成功。天敏十分得意，即忙坐車到一品香，四奶奶已先在那裡等他。天每暗覺詫異，心想她這樣一位闊官的太太，不搭一分架子，肯遷就我，來得這般早，倒也難得。四奶奶見了天敏，也不抱怨他來遲，反含笑起身相迎，並贊他昨夜做的戲真是妙不可言，比漫遊還善體貼，怪道人都贊成你的戲，真可謂名下無虛。天敏連稱不敢，看四奶奶今兒的裝束，比昨晚更為嬌豔。上身穿一付月白絲綉緞金銀嵌皮襖，內用妃色緞紗貼邊，外用一寸餘闊黑珠邊四週鑲滾，下穿玄色斜條花絲綉緞裙，下邊也鑲著闊珠邊，前後馬面上，還釘著許多外國鈕釦。裙下雙鉤，約有四五寸光景，穿著紫醬色絲絨鞋，鞋口用白珠邊鑲滾，頭上不戴帽兜，梳一個烏光滴顯的風涼頭，托著兩片後鬢。插一支細金剛鑲鑽的蝴蝶花，襟間仍掛著珠錶鏈。手指上的大金剛鑲鑽戒指，和腕上的大湖珠手鐲，依然是她往日戴的，並未更換。面上撲著雪白的粉鮮紅的胭脂，雖然皮肉瘦些，看去還嫵媚動人。天敏正打量四奶奶的裝束，猛覺一陣香氣，直衝鼻管，四奶奶已婷婷站立面前，伸一隻玉手，在他肩上略拍一拍，輕啟朱唇，說：「你何不坐下？」

天敏應聲坐了下來，見四奶奶口中的一口銀牙，卻已黑白相間，知道這是多年鴉片煙吸煉下來的成績，得之非易。四奶奶見他呆看，更加賣弄風騷，在他身旁坐了，柔聲道：「老三。」又道：「阿喲，我叫你老三，你不動氣嗎？」天敏笑道：「我原叫老三，那有動氣之理。」四奶奶道：「如此老三，今兒的東道，可要我請了。」天敏道：「那有這句話，昨兒我不是說明我做東的嗎？」四奶奶笑道：「我不能天天擾你，多謝你，今兒的主人，讓我做了罷。」天敏一想，你既願意化錢，我也落得白吃你一頓，開開利市，便說：「這樣我邀你來，倒好像討你的吃了。」四奶奶道：「那又何妨，彼此。」說到這裡，抿著嘴一笑。天敏也笑了一笑，向西崽要過菜單，問四奶奶要吃什麼，四奶奶道：「就照昨兒的菜點罷，免得再想了，你也點七樣就是。」

天敏因今天做客，不得不放斯文些，只點了五道。四奶奶見了，教他再加兩樣，說彼此不是外人，何必客氣。若因我做東之故，累你餓壞了，我可擔當不起。天敏連說夠了夠了。點罷菜，西崽問要什麼酒？四奶奶仍吃葡萄酒，天敏也要了一杯，兩個對酌著。今兒因無別人在座，彼此都不必鬼頭鬼腦。天敏問四奶奶，你家老爺可天天回家？四奶奶回言：「並不天天回來，因他別處還娶著姨太太，一月之中，我那裡住的日子很少。」天敏道：「如此，你倒很寂寞了。」四奶奶道：「果然寂寞。但我有時在小姊妹家又了麻雀，便不回去。」天敏點頭道：「原該這樣。那周太太不是與你知己的嗎？」四奶奶道：「是的。我和她雖是初交，但比卻從小的姊妹都要好。」天敏道：「原來你和周太太還是初交，不知今兒你我在此相聚，這件事，可能告訴她嗎？」四奶奶道：「最好是不告訴她。到底這種事，少一個人知道，安穩一些。」天敏道：「如此你我將來倘要談談，便不能到我那邊了。因那邊不有漫遊，他若知道了，仍不免要告訴周太太的。」